左通補釋

補釋廿三 起昭公六年盡八年　　　　左通一

錢塘梁履繩學

昭六 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解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

李奇曰先議其犯事議定然後乃斷其罪不爲一成之刑著於鼎也師古曰虞舜則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周禮則三典五刑以詰邦國非不豫設但弗宣露使人知之漢書刑法志注

周官云議事以制襲取此文尚書後辨

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正義忠誠信著之長則慈愛溫惠之師敎

師古曰長師皆列職之首也漢書刑法志注

夏有亂政而作禹刑

書序云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孔傳謂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據叔向所說則禹刑非夏禹所自作也周氏附論

商有亂政而作湯刑

墨子所引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出非樂篇雖未言其作於何時然左傳叔向詒子產書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杜預注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則墨子所謂湯之官刑者正作於商之叔世其不爲湯所制明矣而僞作古文者不能參考左氏止見墨子有湯之官刑文遂以爲卽湯所制而述於伊尹之口以訓太甲不知其時固未嘗有

此刑也昭二十九年晉趙鞅荀寅鑄刑鼎仲尼聞而非之曰晉其亡乎彼春秋之末且然曾謂成湯盛世而即豫設法以告下民哉或曰鞭作官刑自虞舜時已有何獨至湯而無官刑耶余曰湯之時五刑具在未嘗無官刑也獨所爲三風十愆爲官刑之條目有犯此者則麗於官刑以勸爲一書以豫告下民湯固未嘗有此制也或又曰杜預亦言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則恆舞于宮是謂巫風見墨子安知非即湯之法耶余曰即湯之法湯當時未嘗以此麗之於官刑勸爲一書以豫告下民也尚書古文疏證一汲郡古文曰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外傳云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帝甲亂之七世而隕見周語下祖甲賢君事見尚書止以改

作湯刑故云亂之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高誘注商湯所制法也荀子正名篇云刑名從商康誥云殷罰有倫蓋自祖甲以後刑始頗矣惠氏補注五

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解周之衰亦為刑書謂之九刑韋昭曰謂正刑五及流贖鞭扑也漢書刑法志注案文十八年史克云先君周公制禮曰則以觀德作誓命曰毀則為賊竊賄為盜在九刑不忘言九刑者鄭注堯典云五刑五加之以流宥鞭扑贖刑此之謂九刑賈服以正刑一加之以八議昭六年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而云周公作者鄭志云三辟之興皆在叔世受命之王所制法度時不行耳世末政衰隨時自造刑書不合大中故叔向譏之作刑書必重

其事故以聖人之號以神其書耳若然九刑之名是叔世所作假言周公其實非周公也（周禮秋官司刑疏）九刑之作原於周公所爲賊藏盜姦爲大凶德有常無赦是也然說者猶謂此乃後世作九刑者記周公誓命之言以著於九刑之書非周公自爲之書也觀於周公則禹刑湯刑之作其必不出於禹湯可知矣（尚書古文疏證一）九刑者刑書有九篇成王時所造（見周書嘗麥解）周衰重作之定爲成科亦若祖甲之作湯刑也（惠氏補注五）

亂獄滋豐

豐者繁多之意易曰豐多故（顧氏補正下）

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

劉繼莊曰不才非謙辭若曰吾子之言須有聖人之才而後能行之吾才不足及此止於救世而已顏氏闡義師古曰言雖非長久之法且救當時之敝漢書刑法志注

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解火心星周五月昏見刑器鼎也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災

說曰火星出於周五月而鄭以三月作火鑄鼎刻刑辟書以爲民約是爲刑器爭辟故火星出與五行之火爭明爲災其象然也漢書五行志上案正義引服說本此

有加籩解籩豆之數多於常禮

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儀禮聘禮記加籩豆謂其實也亦

賓於甕筐饗禮今亡注又案昭六年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此中致饗有加籩豆者饗使者無加籩豆之正禮此云加籩豆者殷勤之義也云饗禮今亡者以其食禮在知其豆數饗禮亡無文以知之疏又

女夫也必亡解夫謂華亥

女夫猶言而人邵氏左觿

女其畏哉解爲二十年華亥出奔傳

向戌與寺人比而害太子華亥與寺人比而逐右師戌亥蘪寺人則同而戌之罪浮於亥也戌不思前事而責亥此日疌之論耳其後元公并逐華向有以哉惠氏補注五

以勞諸柤解柤鄭地

案襄十年會吳于柤杜云楚地蓋有二柤也春秋地名攷略六

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解私見鄭伯

賓私面私覿者私面謂私以己禮面見主國之卿大夫也私覿者私以己禮覿主國之君以其非公聘正禮故謂之私案聘禮私面在後此先云私面者記者便文無義例也故聘禮注云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此於臣謂之面而司儀云周禮秋官諸公之臣相為國客私面私獻注云私面私覿也又以私面為私覿者以司儀之文但云私面私獻不云私覿故以私面為私覿也案聘禮注云面猶覿也疏云對大聘言覿故辟之而言面也其面亦見也下疏云覿面並文其面為質若散文面亦為覿昭六年左傳楚公子弃疾見鄭伯以其乘馬八匹私面於君而稱面者因行過

鄭而面鄭伯非正禮故雖君亦稱面也案司儀疏云過鄭非正聘故以面言之禮記聘義正義

若何效辟

王魏公之於寇萊公曰不可學他不是困學紀聞六

書曰聖作則解逸書則法也

說命明哲實作則傳曰明哲則能制作法則乃襲左傳之文尚書後辨

師于豫章

漢官儀曰豫章生庭中高帝取以名郡風俗通云豫章以木氏都羣芳譜子椒之實亦名豫章案哀十六年傳注云豫章大木名勝志云章水源出南安聶都山東北至大庾縣經南康匯豫水是爲豫章

水一云出郴州上章縣故名後漢郡國志云贛有豫章水或云以木或云以水二說不同然考春秋楚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又囊瓦伐吳師于豫章豫章見春秋不一而足則所謂始於高帝者亦非王氏皇華紀聞二　華氏玉淳曰案漢志豫章郡贛縣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豫章水卽今章江也從南安府之西南東流折而北經贛州府與貢水合又北經吉安臨江二府南昌府城西北又東入鄱陽湖水由曰汭豫章之汭昭廿四年傳　卽今章江入湖左右地也漢豫章郡正以豫章水得名爲今江西全省之境初非專指南昌特春秋時則更廣并跨至江北耳謂當日吳楚交兵未嘗至南昌則可謂南昌在春秋時獨不得稱豫章則

不可謂豫章之汭與漢豫章郡無涉尤不可也至柏舉之戰吳人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此則與漢豫章郡懸隔然謂豫章即淮汭今日壽州地亦非也壽州即州來時已屬吳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故沈尹戌欲毀之以絕其奔逸若吳人未出境即陸行千里至漢北亦不可謂之舍舟直是不用舟耳陸行而出即可陸行而歸沈尹戌何苦不遠千里輕涉吳地毀其不必用之舟乎又案左傳六豫章此年昭十三年廿四年卅一年定二年四年杜氏於前則曰江北淮水南於後則曰漢東江北地是淮之南漢之東江之北皆有豫章地而未嘗明指某地為豫章昭六年楚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伐徐是一人伐吳

救兵者又一人則徐與豫章自是兩地昭十三年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明是扼其歸師今求豫章於徐而謂泗州爲楚豫章地未見其必然也昭三十一年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楚方及豫章而吳師即還正謂其不能相及則豫章非即弦地可知定二年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此蓋吳欲伐巢而防楚救之故先誘楚師臨吳境使楚人疑吳方禦楚無暇伐巢一邊見舟豫章一邊潛師于巢則巢與豫章亦是兩地今以廬州府之巢縣爲楚豫章

地亦未見其必然也大事表附錄

而次于乾谿解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

今江南安徽潁州府亳州東南七十里有乾谿與城父村相近即漢城父縣也大事表七之四餘詳十二年

吳人敗其師于房鍾解房鍾吳地

房鍾在汝南潁州府蒙城縣境春秋輿圖

獲宮廄尹弃疾解鬬韋龜之父

克黃宣四子蔓弃疾春秋分記世譜五案鬬韋龜之子爲蔓成然

昭十三通志氏族略三謂食邑於蔓蓋自弃疾始而世譜七乃以蔓爲名弃疾爲字非也

昭七齊侯次于虢解虢燕竟

毓當在今直隸滄州界 案州屬天津府日講春秋解義四十九

盟于濡上 解 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鄚縣入易水

水經濡水注濡水出蒲陰縣南枉渚迴湍率多曲復亦曰曲逆水漢封陳平爲曲逆侯即此曲逆縣章帝改曰蒲陰縣其故城在今直隸保定府完縣東南二十里是濡水之上源矣濡上在今安州任丘間 大事表八下 又詳駮證

不克而還

不克納簡公而歸 林氏句解

爲章華之宮 解 章華南郡華容縣

外傳吳語注章華地名楚子初即位時於其地作宮縱又築臺於此在今湖北監利縣 周氏附論

天子經略諸侯正封解經營天下略有四海故曰經略封疆有定分

天子經略土地定城國制諸侯略分界也一曰遠界爲經略也 文選左太沖吳都賦劉注

故王臣公 正義 環濟要略云 案通志氏族略四云晉有環濟撰要略 自營爲厶八厶爲公言正無私也 案說文厶部下引韓非曰自營爲厶

公平分也从八八从厶 音司 八猶背也韓非曰背厶爲公 說文二上 案韓非子五蠹篇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

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晚出武成篇孔傳不言其有錯簡唐孔氏疏始言之於是宋儒劉氏王氏輩紛紛考正逮朱子而益密蔡傳從之以

厎商之罪至罔不率俾七十八字又惟爾有神四語皆繫於予征伐商下爲初起兵禱神之辭是已不知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在左傳爲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之辭非告神者左氏不應有誤故僞作者祗繫於予小子其承厥志下爲王若曰之辭蓋諸侯來受命王特告之並追述初起兵禱神如此以見天與人歸亦猶湯誥篇援予小子履敢作初請命伐桀之辭又告諸侯之辭亦追述之也此最作者苦心湊泊處尚書古文疏證五上

楚子成章華之臺解臺今在華容城內

南郡華容縣臺在城內或曰章華臺在譙國城父傳曰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如楚道由鄭知不在城父

者也杜氏土地名家沈括夢溪筆談四云天下地名錯亂乖謬率難考信如楚章華臺亳州城父縣陳州商水縣荊州江陵長林監利縣皆有之據左傳杜注章華臺在華容城中華容即今之監利縣非岳州之華容也至今有章華故臺在縣郭中與杜說相符亳州城父縣有乾谿其側亦有章華臺故臺基下往往得人骨云楚靈王戰死於此商水縣章華之側亦有乾谿薛綜注張衡東京賦引左氏傳乃云楚子成章華之臺於乾谿皆誤說也左氏實無此文章華臺在荊州沙市古城隍廟東約二里許自此而北長隄里許隄旁有廢剎曰章臺寺寺之東北有一井甎甃周緻曰沈香井土人言此爲楚宮故迹郡志言章華有二一在沙市一在監利縣離湖之側予攷之舊冊在監利者乃章華臺此則所謂楚王釣臺也酈道元沔水注曰江陵城西南有赤阪岡岡下有瀆水東北流入城名子胥瀆蓋吳師入郢所開也又東北出城西南注於龍陂陂北有楚

莊王釣臺今廢之正在沙市又曰揚水又東入華容縣有靈谿水西通赤湖水東入離湖湖在縣東七十五里湖側有章華臺臺高十丈廣十五丈左丘明曰楚築臺於章華之上（見吳語）王與伍舉登之舉曰臺高不過望國之氛祥大不過容宴之俎豆（見楚語上）蓋譏其奢而諫其失也言此瀆靈王立臺之日漕運所由也此則監利之章華臺矣監利古華容地今離湖之迹猶在也（劉獻廷廣陽雜記）

夢襄公祖（解）祖祭道神（正義）詩云韓侯出祖云云卿大夫之聘出國則釋軷聘禮於家又釋幣於行注云告將行也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士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

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是在家釋幣告將行出國門用酒脯以祈告故二處不同也月令冬其祀行注依中霤之禮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有主有尸用特牲是天子諸侯常祀在冬與軷異也軷祭則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於國外爲之大馭云犯軷詩云取羝以軷聘禮云釋軷是也又名祖聘禮及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以其爲犯軷祭道路之神爲行道之始故一祭而三名也詩泉水正義

案風俗通義祀典云謹案禮傳共工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祖者徂也沈約宋書歷志上云崔寔四民月令曰

祖者道神黃帝之子曰累祖好遠遊死道路故祀以爲道神合祖賦序曰漢用丙午魏用丁未晉用孟月之酉案風俗通詩云吉日庚午漢家盛於午故以午祖然則周亦以午祖矣曰莫識祖之所由說者云祈請道神謂之祖有事於道者君子行役則列之於中路喪者將遷則稱名於階庭或云百代遠祖名謚彫滅墳塋不復存於銘表游魂不得託於廟祧故以初歲良辰建華蓋揚綵旌將以招靈爽庶衆祖之來憑云爾路史後紀炎帝紀云祝庸爲黃帝司徒居于江水生術嚚兇首方顛是襲土壤生條及句龍條喜遠游歲終死而爲祖二說不同據應氏以脩爲共工之子攷左傳少皡四叔有名脩者又共工之子名句龍路史乃謂炎帝後術嚚生條及句龍條

脩音同（本漢書外戚恩澤侯表序注）並乖舛不合未足依憑崔寔又以爲累祖攷黃帝之妃嫘祖（史記五帝本紀）亦作絫祖（漢書人表）不應黃帝之子乃稱累祖孔氏曾子問正義云其神名纍纍與累通特說禮家相傳之辭故鄭氏云古人之名未聞闕而不論可也

孟僖子爲介（解）僖子仲孫貜

貜蔑之子速之弟速無嫡子以弟貜爲後貜幼速庶子羯攝之襄三十一年羯卒貜乃嗣爵（趙鵬飛春秋經筌十三）案世族譜不言貜是何人子趙木訥之說必有所本程氏世譜六以貜爲孝伯羯之子

不能相儀

昭公因習儀以亟者而僖子至不能相儀蓋僖子樸遬少文所知者禮意所疏者儀節不然惡能識孔子爲達者耶周氏附論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丙寅歲

今曆推之是月甲辰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七日二百九十八分入食限元史歷志二

去衛地如魯地解衛地豕韋也魯地降婁也日食於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故禍在衛大在魯小也周四月今二月故日在降婁正義三統歷云云

新歷是歲二月甲辰朔入常雨水後七日在奎十度周度爲降婁之始則魯衞之交也自周初至是已退七度故入

雨水七日方及降婁雖日度潛移而周禮未改其配神主祭之宿宜書於建國之初淳風駮戊寅歷曰漢志降婁初在奎五度今歷日蝕在降婁之中依無歲差法食於兩次之交是又不然議者曉十有二次之所由生然後可以明其得失且劉歆等所定辰次非能有以覩陰陽之賾而得於鬼神各據當時中節星度耳歆以太初歷冬至日在牽牛前五度故降婁直東壁八度李業興正光歷冬至在牽牛前十二度故降婁退至東壁三度及祖冲之後以爲日度漸差則當據列宿四正之中以定辰次不復係於中節淳風以冬至常在斗十三度則當以東壁二度爲降婁之初安得守漢歷以駁仁均耶案東都道士傅仁均造戊寅元歷者又三統歷

昭公二十年己丑日南至與麟德及開元歷同然則入兩水後七日亦入降婁七度非魯衛之交也唐書歷志三上

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正義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十月之交朔月辛卯云云案盧氏詩攷增校曰朔日辛卯宋本朱傳作朔月魏了翁曰十月之交則十一月矣是周人朔月也文弨案汲古閣漢書劉向傳作朔月尚不誤蔡氏聞之引學齋佔畢語亦以作朔月爲是履繩檢汲古毛詩正義後漢書章帝紀注春秋分記內魯五並引作朔月

小雅十月之交朔月辛卯虞劆以歷推之在幽王六年案竹書紀年幽王六年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開元歷定交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蝕限加時在晝交會而蝕數之常也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云何不臧日君道也無朏魄之變月臣道也遠日益明近日益虧望與日軌相會則徙而浸

遠遠極又徙而近交所以著臣人之象也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蝕之矣朔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壅君明則陽爲之蝕矣且十月之交於歷當蝕君子猶以爲變詩人悼之然則古之太平日不蝕星不孛蓋有之矣唐書歷志三下

辭以無山與之萊柞解萊柞二山

余案泰無萊柞並山名也郡縣取目焉漢高祖置左傳曰與之無山及萊柞是也案趙一清釋云何氏焯曰據左傳蓋有無之無非山名全氏祖望曰以蕪爲無善長殆有聞於萊蕪之爲萊毋而不知其非山也應劭十三州記曰太山萊蕪縣魯之萊柞邑水經淄水注萊柞在今山東泰安府萊蕪縣萊柞二山名蓋邑有二小山也大事表八上

使長鬣者相解鬣鬚也

長鬣美須額也國語楚語上注　案十七年解長鬣多髭鬢北史許惇美鬚下垂至帶省中號長鬣公本此

子爲大政

大政美大之政國語晉語八注

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能以入于羽淵正義張叔反論云賓爵下華田鼠上騰云云

殛放殛而殺之羽淵羽山之淵鯀旣死而神化也晉語八注羽山詳見駁證門鯀爲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爲帝得地之道者爲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爲三公以堯爲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

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呂氏春秋行論篇）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山海經海內經）開筮曰鯀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化爲黃龍也（又注）張姓叔名曾作反論引見御覽作皮誤也（惠氏補注五今行本反誤皮）案賓爵下華卽呂氏春秋九月紀所云賓爵入大水爲蛤也高誘注賓爵者老爵也棲宿於人堂宇之間有似賓客今讀月令者以賓字上屬爲句華疑作革（沈淑注疏瑣語）案文選魏都賦注引作張升反論又絕交書廣絕交論注並同蓋叔作牀與升易混未知孰誤風俗通說華山之義云華變也萬物成變由於西方也則作華字亦得

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解 鯀禹父夏家郊祭之歷殷周二代又通在羣神之數并見祀言周衰晉爲盟主得佐天子祀羣神

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絕無後爲之祭主者昔夏后氏郊鯀至杞爲夏後而更郊禹晉侯夢黃能入國而祀夏郊此其禮也禮記王制注　如傳所云夏后之時郊祭鯀以配天至殷周之時鯀雖不配天以其有功列於羣祀故云三代祀之但春秋之時周衰禮廢不能祀鯀晉既爲盟主當代天子祭羣神羣祀傳之意義謂晉當代天子攝羣神之祀不謂因此國在地無主後者今鄭引之以證祭無主後則謂鯀是夏家之先晉居夏之舊地鯀無主後

故晉祀之禮之與傳意少異然夏後有杞而云無主後者以杞不祭鯀故云無主後也又正義

賜子產莒之二方鼎解方鼎莒所貢正義服虔云鼎三足則圜四足則方

方鼎方上也國語晉語八注　案博古圖凡方鼎並四足

子產爲豐施解豐施鄭公孫段之子

豐施子旗昭十六見杜氏世族譜　案古人名施多字旗說文施字下云旗皃齊欒施昭十字子旗昭二知施者旗也繫傳云臣鍇案白虎通古人爲字使人聞其字則知其名卒皆如此許愼言欒施知施字訓旗所以字子旗也孔子弟子巫馬施亦字子旗史記

以易原縣於樂大心解宋大夫

大心嬰齊四世孫嬰齊見宣十五春秋分記世譜三

王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

孫氏曰當是鬼預知帶段死期以恐國人非眞能殺人也愼氏闕義

其明月

明月猶云明年明日也政如期年期月又有期朝內則傳亦

謂之期昭廿三嚴氏擷左隨筆

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

鬼之爲言歸也爾雅釋訓尸子曰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又注祭義

云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鄭注禮運云鬼者精魂

所歸邵氏爾雅正義四

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解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幷立泄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者以解說民心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或當反道以求媚於民

立以存絕不以厲所立在此所說在彼政者正也反之非正矣故或反之以媚於民邵氏左觿

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解魄形也陽神氣也正義人稟五常以生感陰陽以靈云云

氣謂噓吸出入也者謂氣在口噓吸出入此氣之體無性識也但性識因此氣而生有氣則有識無氣則無識則識

從氣生性則神出入也故人之精靈而謂之神云耳目之聰明爲魄者魄體也若無耳目形體不得爲聰明故云耳目聰明爲魄禮記祭義正義鬼神本是人與物之魂魄若直名魂魄其名不尊故尊而名之爲鬼神別加畏敬之也對則精靈爲魂形體爲魄故昭七年左傳云人生始化曰魄旣生魄陽曰魂是形爲魄氣爲魂若散而言之魄亦性識識與魄無異故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又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天奪伯有魄又對而言之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散而言之通曰鬼神同上　家陸氏讀禮志疑二云鬼神之名合祭義疏及左傳疏觀之然後明白曲禮下復曰天子復疏云精氣爲魂身形爲魄蘇氏易解講鬼神魂魄與孔子答宰我之問不同朱子雜學辨深斥其非朱子答陳安卿亦云魂是氣之神魄是體之神見文集卷五十七　或問醫

家言心藏神脾藏意肝藏魂肺藏魄腎藏精與志信乎曰非也此以五行相配多爲名目其實人身止有魂魄二者而已禮記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延陵季子之葬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無不之也不言魄者已葬故不及魄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所謂精氣即魄也神與意與志皆魂之所爲也魂魄如何分別曰昭昭靈靈者是魂運動作爲者是魄魄依形而立魂無形可見故虎死眼光入地掘之有物如石謂之虎威自縊之人其下亦有如石者猶星隕爲石皆魄也凡戰場之燐火陰雨之哭聲一切爲厲者皆魄之爲也魂無與焉譬之於燭其炷是形其焰是魄其光明是魂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

生魄陽曰魂是人之生先有魄而後有魂也及其死也有魂先去而魄尚存者今巫祝家死後避煞之說是也有魄已落而魂尚未離者如楚穆王弑成王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中行獻子死而視不可含是也然則釋氏投胎託生之說有之乎曰有之而不盡然也史傳如羊叔子識環之事甚多故不可謂之無或者稟得氣厚或者培養功深或專心致志透過生死凶暴之徒性與人殊投入異類亦或有之此在億兆分之中有此一分其餘皆隨氣而散散有遲速總之不能出也釋氏執其一端以槩萬理以爲無始以來此魂常聚輪迴六道展轉無已若是則盛衰消息聚散有無成虧之理一切可以抹卻矣試觀天下之人戶

居餘氣精神懵懂卽其生時魂已欲散焉能死後而復聚乎且六合之內種類不同似人非人地氣隔絕禽蟲之中牛象蟻蝨大小懸殊有魄無魂何所憑以爲輪迴乎然則儒者謂聖賢愚凡無有不散之氣同歸於盡者然乎否耶曰亦非也吾謂有聚必散者爲愚凡而言也聖賢之精神長留天地寧有散理先儒言何曾見堯舜做鬼來決其必散堯舜之鬼綱維天地豈待現形人世而後謂之鬼乎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豈無是事而詩人億度言之耶周公之金縢傳說之箕尾明以告人凡後世志士仁人其過化之地必有所存之神猶能以仁風篤烈拔下民之闒茸固非依草附木之精魂可以誣也死而不亡豈不信乎或謂溥

天之下無有不祭其祖先者而謂凡愚之魂盡散則祭乃虛摘乎曰凡愚之魂散矣而有子孫者便是他未盡之氣儒者謂子孫盡其誠意感他魂之來格亦非也他何嘗有魂在天地間其魂卽在子孫思慕之中此以後天追合先天然亦甚難故必三日齋七日戒陽厭陰厭又立尸以生氣迎之庶幾延一綫之氣若非孝子慈孫則亦同一散盡也（黃氏南雷文約三）魂之靈喻人魄之靈喻鬼故魂反而歸於魄入反而歸於鬼歸於魄則無迹矣歸於鬼則無形矣無形無迹則其靈安在曰靜而常在者也其有交相感通者何曰魂魄人鬼相依而不相離者也交則孰爲主曰魂爲主而交於魄者記憶是也魄爲主而交於魂者夢寐是也人

爲主而交於鬼者祭祀感格是也鬼爲主而交於人者吉凶警告是也然則孰爲正曰陽動而陰靜陽感而陰應故陽交於陰者正也陰交於陽者變也陽交於陰其感通也昭明而不昧陰交於陽其感通也仿佛而無常然則當其無感而鬼之情狀何如曰如魄然靜而常在而已其有動皆感也感皆人也人交鬼因人之爲也鬼交人亦人之爲也故夢寐亦思爲之致爾有聖賢而爲明神者若何曰是之謂鬼而神者也天地曰神故常伸常伸者無窮人死曰鬼故有歸有歸者不反是故鬼也者非以氣類求之則寂而已矣李氏榕村集十六　案越絕書外傳枕中篇云范子對越王曰魂者槖也魄者生氣之源也故神生者出入無門上

下無根見所而功自存故名之曰神神主生氣之精魂主死氣之舍也魄者主賤魂者主貴故當安靜而不動楚辭招魂王逸注云魂者身之精也魄者性之決也語意精與得棃洲安溪兩先生之論其義更明已

是以有精爽解 爽明也

爽之一字既爲明又爲昏所以精爽爲魂魄之主 李冶敬齋古今黈二

匹夫匹婦強死

論語云匹夫匹婦傳云一晝一夜成一日一男一女成一室案古人男女作衣用二匹令人單衣故言匹 馬總意林四 案此條引風俗通今本缺 案白虎通作匹偶解皇氏論語義疏孔氏禮

器正義並引用之

余敢忘高圉亞圉解二圉周之先也爲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正義此杜以意言耳二圉之受追命無文也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禮記王制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注又鉤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爲說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祧幷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案周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毀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案此是賈服注五禮通考五十八引作杜注誤矣似高圉亞圉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

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又正義二國受命見竹書紀年案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盤庚十九年命邠侯亞圉杜氏此注本之外傳云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案魯語上韋注云高圉后稷後十世公非之子也惠氏補注云別詳駁證

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解聖人殷湯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督所殺其子奔魯正義家語本姓篇不云世本家語並云孔父嘉曾孫防叔始奔魯案世本見桓元年正義家語又云以辟華氏之偪故令案嘉爲華督所殺其子辟難應即時出奔安得至曾孫乃適魯乎杜說較近理特未詳所據耳案杜氏全本服注見後漢書孔融傳注王符志氏姓云孔父之子木金父始降爲士故曰滅於宋此說猶恐未然陸氏附注三

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 解 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

鎮洋畢沅關中金石記言開寶八年韓從訓蒼頡廟碑在白水其陰列弟子姓名余見碑陰拓本字畫完善分明共七十四人中有孟孫字子嗣一人必孟懿子何忌其字子嗣也 史記志疑二十八

從矣可常乎 解 衞侯武子皆卒故

師古曰從謂如士文伯之言也可常謂常可以此占之不 漢書五行志下之下注

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 正義 釋天云云

服虔以爲歲歲星之神也左行於地十二歲而一周時四

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
是爲六物也詩小弁正義
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
以配日解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謂以子丑配甲乙
正義東南隅有辰也盧氏文弨云謂辰位大火謂之辰也云云
事以辰名者爲多皆本於辰巳之辰今略擧數事十二支
謂之十二辰一時謂之一辰一日謂之一辰日月星謂之
三辰北極謂之北辰大火謂之大辰五星中有辰星皆謂
之辰今考子丑至戌亥謂之十二辰者左傳云日月之會
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於東方蒼龍角亢之舍起於辰
故以所首者名之案爾雅以壽星角亢爲列宿之長子丑戌亥旣謂之辰

則十二支十二時皆子丑戌亥則謂之辰無疑也一日謂之一辰者以十二支言也以十干言之謂之今日以十二支言之謂之今辰故支干謂之日辰日月星謂之三辰者日月星至於辰而畢見以其所見者名之故皆謂之辰（四時所見有早晚至辰則四時畢見故日加辰爲晨謂日始出之時也）星有三類一經星北極爲之長二舍星大火爲之長三行星辰星爲之長故皆謂之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故爲經星之長大火天王之座故爲舍星之長辰星日之近輔遠乎日不過一辰故爲行星之長　夢溪筆談七）辰雖據日月會時而言辰卽二十八星也但二十八星面有七不當日月之會直謂之星若日月所會則謂之宿謂之辰謂之次亦謂之房故尚書胤征云辰弗集于房孔注云房日月所會是也（周禮春官大宗伯疏）辰爲日

月之會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案五禮通考一百九十引九作七過半月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謂此聚會爲辰一歲十二會故爲十二辰卽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書胤征正義不曰日月所會而曰日月之會者曰所主次言曰之主會言也主會言故謂之辰沈氏小疏

余使鸜之孫圍與史苟相之

孔圉亦曰仲叔圉亦曰孔文子禮記曰文叔祭統史苟亦曰文子亦作史狗襄廿九高氏左傳姓名同異攷三圉詳文元年

元尚享衞國

尚上也命筮之辭也禮曰某子尚享之國語晉語四注案爾雅

釋言庶幾尚也宜依此解方合命筮辭意

尚克嘉之

嘉善也庶幾繫能善於元林氏句解

元亨又何疑焉解周易曰屯元亨

震爲長男爲雷雷爲諸侯故曰元元者善之長也衆順服

善故曰亨亨者嘉之會也國語晉語四注案屯震下坎上晉語云坎衆也

二卦皆云子其建之解謂再得屯卦皆有建侯之文

晉文公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司空季子以爲在周易皆利

建侯得國之務也與此所占正同周氏附論初卜得屯其象曰

利建侯次卜得屯初九其爻辭亦曰利建侯顧氏補正下

弱足者居解跛則偏弱居其家不能行

屯初九爻辭曰磐桓利居貞昔人以居字爲句魏明帝之徵管寧曰盤桓利居見三國志魏書本傳顧氏補正下案隸釋張表碑云畔桓利貞畔桓卽磐桓也說詳襄廿九年羣籍攷異周易正義謂磐桓不可進唯宜利居處貞正張爾岐周易說略云以陽居陽居得其正皆可節取爲義故下文杜解孟跛利居元吉利建蓋本漢魏人讀經之遺

昭八　石言于晉魏榆解魏榆晉地

今山西太原府榆次縣西北有榆次故城通典曰晉魏榆邑也本水經洞渦水注大事表七之三

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解虒祁地名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土地名曰虒祁平陽絳邑縣西南汾水上也

汾水西逕虒祁宮北橫水有故梁截汾水中凡有三十柱柱徑五尺裁與水平蓋晉平公之故梁也（水經汾水注）其宮地背汾面澮西則兩川之交會也（水經澮水注）今平陽府曲沃縣西四十九里有虒祁宮址地連絳州之聞喜縣界（大事表七之三）

干徵師赴于楚（解）干徵師陳大夫

干姓徵師名（穀梁傳注）干己氏陳大夫干徵師食采于己因氏焉（通志氏族略五）

大蒐于紅（解）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

史記索隱以紅爲虹縣則仍元凱善長之謬然杜固以遠疑之矣而水經獲水注（廿三）實指沛之虹縣爲魯蒐之紅地爲劉富封國檢郡國志泰山郡奉高縣注曰左傳大蒐于

紅紅亭在縣西北則春秋所書當在奉高而劉宮所封當在沛郡虹縣案虹即今江蘇徐州府睢寧縣酈誤合爲一但劉昭亦不能無誤奉高之紅亭引蒐紅以證之是也而沛之虹縣復據地道記引左傳以注之豈非歧頭別論乎史記志疑十二紅在山東泰安府泰安縣西南春秋輿圖

遂子成子工子車解子成頃公子固也子工成之弟鑄也子車頃公之孫捷也

梁英書曰十年傳反子城子公公孫捷成與城工與公古並通用詳見文十一年王子成父莊廿二年工正傳攷異公孫捷子車子淵捷孔氏世族譜補案子淵捷見廿六年傳子淵捷以其父字爲氏詳見後新序義勇篇作子淵棲謁

康叔所以服弘大也解服行也

康誥又云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傳云服行德政弘大王道卽本此傳爲義周氏附論

宋戴惡

宋稱華樂皇三族爲戴氏或祇稱樂氏一族爲戴氏案成十五年老佐亦戴族惡之氏戴不知屬何族又恐別有族也孟子有戴不勝戴盈之皆宋人萬氏氏族略

殺馬毀玉以葬解欲以非禮厚葬哀公

以馬玉爲殉馬不殺玉不毀不可以殉邵氏左觿

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解幕舜之先瞽瞍舜父從幕至瞽瞍間無違天命廢絕者正義魯語云云

賈逵曰幕舜後虞思也至于瞽瞍無間違天命以廢絕者

鄭衆曰幕舜之先也韜案國語賈義爲長史記陳杞世家集解案賈逵以幕爲虞思非也左傳言自幕至瞽瞍知幕在瞽瞍之前必非虞思明矣又索隱案惠氏補注云杜用先鄭說案書僞孔傳言瞽瞍非眞瞽與史異路史後紀謂瞽瞍天瞢注云史記是也二孔以爲有目但不分善惡者妄以經文考之孔說似紆曲然因有此兩解而類林眞源遂謂瞍揜井後兩目乃瞽舜舐父目尋以光明見路史後紀十二注斯羅苹所斥爲齊東之語也史記志疑一

錢塘梁履繩學

昭九 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父解此時改城父爲夷故傳實之城父縣屬譙郡

楚有兩城父此所謂夷城父取諸陳者也僖二十三年楚伐陳取焦夷杜云夷一名城父卽此昭三十年楚城夷以處徐子章羽三十一年吳人侵楚伐夷蓋夷城父二名兼用矣今江南安徽潁州府亳州東南七十里有城父城又有北城父昭十九年費無極言於楚子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杜云今襄城父城縣此又一城父也哀六年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卽此漢置父城縣王莽末馮異爲

父城長光武屯巾車鄉獲馮異處也今河南汝州郟縣西四十里有父城城大事表七之四

以夷濮西田益之解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城父人

水經淮水注淮水過壽陽縣北夏肥水注之夏肥水上承沙水東南流逕城父縣故城南縣故焦夷之地春秋左傳然丹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言夷田在濮水西者也然則濮水即沙水之兼稱或曰濮水舊在亳州西境今堙春秋地名攷略九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解甘人甘大夫襄也閻嘉晉閻縣大夫正義孔子父叔梁紇爲鄹邑之長云云

周禮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則此

縣大夫卽周禮之縣正也大事表十廿見僖廿四案案路史伯鹵之孫仲奕武王封之閻一曰昭王少子生而手有文曰閻康王封之閻城一曰唐叔後成公子懿采于閻晉滅之俱非見高辛紀下又唐書宰相世系表三下其地未詳所在第據廿在河南城西則閻亦畿內地此時晉雖歸周至定六年晉閻沒戍周則復取之矣春秋地名攷略一

率陰戎伐潁解陰戎陸渾之戎潁見元年

陰戎晉陰地杜氏上地名昭十七年晉荀吳滅陸渾之戎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餘服屬於晉謂之九州戎昭二十二年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以納王于王城杜云九州戎陸渾戎十七年滅屬晉哀四年楚圍蠻氏蠻子赤奔

晉陰地楚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執蠻子以畀楚杜云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至陸渾己見宣二年傳解蓋秦晉間之隙地也陸渾戎所以兼號陰戎者爲此春秋地名攷略十三

王使詹桓伯辭於晉解桓伯周大夫

詹詹桓伯采大夫詹父後詹父見桓十年路史國名紀五

駘解在始平武功縣所治斄城

駘今屬陝西乾州古斄城在武功縣南日講春秋解義五十駘有二邵九年魏駘芮岐畢王畿也哀六年朱毛遷孺子於駘齊地也春秋分記疆理書十一

蒲姑解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土地名作博昌縣西北

蒲姑故城在山東博興縣東北案縣屬青州府日詳
講春秋解義五十

莊八年姑棼下

商奄

鄭氏尚書注奄在淮夷之北說文郁國在魯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奄里卽奄國之地皇覽奄里在魯城內山河兩戒考漢律歷志成王元年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竹書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四年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封魯在五年之前則奄不得在魯城之內明矣孔安國曰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國又叛成王東伐淮夷遂滅奄而徙其君據竹書成王七年周公復政于王是遷奄已在二年之前定四年傳因

商奄之民命以伯禽竹書成王八年命魯侯禽父遷庶殷于魯所謂命以伯禽者指此非謂先滅奄而因以命魯也畢氏晉書地理志補正一

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愼燕亳吾北土也解肅愼北夷在玄菟北三千餘里正義土地名云云

此一時應對汎舉四方之土非正言九州之疆界如必泥此辭則巴濮楚鄧南距衡山尚遠境且不至於嶺況嶺南乎參之史記北發息愼郎肅愼見五帝本紀則然矣魯語武王克商遂通道九夷百蠻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及成王時有賄肅愼之命或如後世舉種內屬故詹桓伯舉以折晉亦未可知禹貢錐指十九國語指肅愼氏貢楛矢內傳稱爲周北土書序

爲東夷韋昭則曰北夷之國予案之其地卽今寧古塔謂
東者是也予留京師久遇有從寧古塔來者詢其風土云
東去一千里曰混同江江邊有榆樹松樹枝枯墮江爲波
浪所激盪不知幾何年化爲石可取以爲箭鏃榆化者上
松次之西南去六百里曰長白山山巔之陰及黑松林徧
生楛木可取以爲矢質堅而直不爲燥溼所移予因請得
一石砮以歸因歎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紀物產而不
紀人才以山川物產亙千年而不變者驗諸人言猶然尚書
古文疏證五下寧古塔周曰肅愼氏漢曰挹婁六朝屬勿吉在白
山拂涅二部之間唐初屬黑水靺鞨後屬渤海宋曰生女
眞金曰鶻里改路元曰呼里改萬戶府屬合蘭府水達達

路明屬奴兒干都司寧古塔之名不知始於何時寧古者漢言六塔者漢言箇相傳有老者生六子遂以之名其地林佶全遼備攷

亳夷在陝西北境秦紀寧公與亳戰皇甫謐曰西夷之國讀史方輿紀要一

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

僖八年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然則王者之在上位猶皮弁之在人首故以為喻也詩頍弁正義

翼戴天子解翼佐也

言如鳥之羽翼而奉戴之書皐陶謨正義

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

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解 陳顓頊之後故爲水屬火畏水故爲之妃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火心星也火出於周爲五月而以四月出者以長歷推前年誤置閏水得妃而興陳興則楚衰故丹逐楚而建陳妃合也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故五歲而陳復封爲十三年陳侯吳歸于陳傳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而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後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天數以五爲紀故五及鶉火火盛水衰 正義 陳顓頊之後云云

說曰顓頊以水王陳其族也今茲歲在星紀後五年在大梁大梁昴也金爲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

楚之先爲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耦爲妃故曰水火之牡也昭十七年傳文火水妃也於易坎爲水爲中男離爲火爲中女蓋取諸此也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而陳卒亡火盛水衰故曰天之道也漢書五行志上攷此占以歲星爲主時陳火歲在星紀丑宮火在鶉火午宮歲至酉宮而陳復興以歲原與酉三合照是歲爲第一吉星西人之

語不謬也火在鶉火而陳火以火與西原弦照是火爲酉之煞星西人之語亦不謬也至火五及而勢不可挽亦與西人流年之法相類此可見是理非出西人而我中土自失之耳歴於歲星所在之國則不可伐此則中西無不知者襄公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是謂蛇乘龍梓愼以爲宋鄭必饑則言其所屬禆竈以爲周楚所惡則言其所衝其歲星乖次之應昭公三十二年歲在星紀而吳伐越晉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以歲十二年一周存亡之數不過三紀非歲星順次之應乎 張氏天象原委一

卒于戲陽 解 魏郡內黃縣北有戲陽城

晉地戲陽 杜氏注地名 戲陽在河南彰德府內黃縣北 春秋輿圖

膳宰

主宰割殺膳者若今大官宰人 公羊宣六年傳注 詳見宣二年

宰夫下

學人舍業

唐歸崇敬授國子司業上言司業義在禮記樂正司業正長也言樂官之長司主此業爾雅云大版謂之業案詩周頌設業設虡崇牙樹羽則業是懸鐘磬之簨虡也今太學既不教樂於義無取請改國子監爲辟雍祭酒爲太師氏司業一爲左師一爲右師詔下尚書集百僚定議以聞議者重難改作其事不行案靈臺之詩曰虡業維樅卽此業

字傳曰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爲縣也捷業如鋸齒或白畫之左氏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案顧氏補正云舍業謂不習樂禮記檀弓大功廢業並謂此也宋徐彥誤解此義而曰大功廢業三年喪何容讀書日知錄二十四江磬曰月令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仲春命樂正入學習樂季秋命樂正入學習吹故謂習樂者爲學人

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解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脩盛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

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禮記聘義注大行人云殷相聘也殷中也謂三年之時中而無事故稱殷也案昭九年左氏傳云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服虔注云自襄二十年叔老聘

於齊至今積二十年故脩盛聘之禮案周禮大行人疏引服注云殷中也自襄二十年叔老聘于齊至今積二十一年聘齊故中復盛聘鄭引之以解大行人殷相聘也鄭以殷爲中惟取殷聘之文以解殷相聘之義正取殷文是同其年數則異又正義

季平子欲其速成也

平子意如悼子之子悼子見襄廿三杜氏世族譜季孫既竊魯國又欲離公於民故娛公以耳目之觀而亟督其功役公尚不悟故他日見逐傳載如釋重負之言見穀梁昭廿九年傳必季氏之誣辭久而不能辨也日講春秋解義五十

昭十 七月戊子晉君將死

辞寵以逐公卒於戊子日而謂今七月戊子晉君將死甚

弘以昆吾乙卯日亡而謂毛得殺毛伯而代之是乙卯日以卜其亡此以日之同於古人者爲占又是一法（案毛得事見十八年日知錄四）

邑姜晉之妣也

李厚菴曰邗應韓皆無國矣武之穆惟晉存故曰邑姜晉之妣也然不自齊者以出于娶女故推本邑姜（惠氏補注五）爾雅父曰考母曰妣愚攷古人自祖母以上通謂之妣經文多以妣對祖而並言之若詩之云似續妣祖烝畀祖妣易之云過其祖遇其妣是也左傳邑姜晉之妣也平公之去邑姜蓋二十世矣（儀禮士昏禮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蓋繼世主祭之通辭）過其祖遇其妣據文義妣當在祖之上不及其君遇其臣臣則在君

之下也昔人未論此義周人以姜嫄爲妣周禮大司樂注周人以后稷爲始祖而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祭之謂之閟宮周語謂之皇妣太姜是以妣先乎祖周禮大司樂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而斯干之詩曰似續妣祖箋曰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或乃謂變文以協韻是不然矣日知錄一

逢公以登解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正義二十年晏子說齊地云有逢伯陵因之則陵是逢君之始祖也云云

逢伯爵伯陵之國貴帝所封夏有逢蒙穆天子傳逢公其後也地今開封蓬池一曰逢澤內傳齊之先有逢伯陵蓋伯陵前封逢後改於齊故山海經有北齊之國姜姓見大荒北經是兩齊云周語謂天黿之分案天黿即玄枵我皇妣太姜之姪

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伯陵太姜之祖逢公伯陵之後爲商侯伯封於齊地而伯益書更有北齊之國姜姓是知伯陵姜姓炎後（案海內經炎帝之孫伯陵）前封於齊而太公其繼焉者也（路史國名紀一）

吾是以譏之

譏祭也（姚氏附注）

彊於陳鮑氏而惡之

爾雅曰彊當也言其族盛與陳鮑相當値（惠氏補注五）

遂伐虎門（正義）周禮師氏掌以美詔王（美本文作媺）居虎門之左司王朝鄭玄云虎門路寢門也（云云）

路門一曰畢門亦曰虎門也（水經穀水注）

肩愈乎解 罪惡不差於陳鮑

愈猶勝也言欒高庸勝於陳鮑乎 陸氏附注三

請斷三尺焉而用之解 斷三尺不敢與君同

左氏傳云請斷三尺而用之彼注云斷三尺使至於較大夫旗至較案禮緯諸侯旗齊軫大夫齊較軫至較五尺五寸斷三尺得至較者蓋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故有三尺之較也或可服君說與 考工記輿人疏 李雲若因此如芋尹無宇之斷王旌斷其斿也 顏氏補正下 案周禮夏官節服氏疏引禮緯含文嘉云天子旌 昭七年傳正義引禮緯稽命徵作天子旗初學記武部引含文嘉作天子之旗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二同 九仞 正義作十二仞下同 旒曳地諸侯七仞九旒齊軫大夫五仞五旒 初學記作七太平御覽同

旒

齊較士三仞三旒太平御覽同初學記作五旒齊首義詳昭七年正

義

戰于稷解稷祀后稷之處釋文一云稷地名六國時齊有稷

下館

城西祀后稷之處曰稷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西南十三

里有稷山大事表七之一稷下之名以此春秋地名攷略三案水經淄水注云系水旁

城北流逕陽門西水次有故封處所謂齊之稷下也當戰

國之時以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鄒衍淳于髡田駢接

予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論議

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以稷爲齊

城門名也談說之士期會于稷門下故曰稷下也余案左

傳昭廿二年莒子如齊盟于稷門之外漢以叔孫通爲博

士號稷嗣君史記音義曰

欲以繼踪齊稷下之風矣

又敗諸鹿門解鹿門齊城門

東南門曰鹿門春秋地名攷略三 案魯亦有鹿門襄廿三

而反棘焉解 齊國西安縣東有戟里亭土地名作戟里亭城晉書地理志作棘里

棘在臨淄縣西北春秋輿圖 案水經淄水注以稷下即棘下

引鄭志張逸問詩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玄荅云

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

段維謂稷棘地相近棘下即棘猶稷之稱稷下也

而與之夫子解 濟南於陵縣西北有于亭

於陵齊邑陳仲子所居今故城在山東濟南府長山縣南

二十里大事表七之一

取鄆解 鄆莒邑

鄆當在今山東沂水縣界案縣屬沂州府日講春秋解義五十

視民不佻 釋文 視民如字詩作示字

視古示字也 詩鹿鳴箋 古之字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而作字異目視物爲示旁見示人物作單示字由是經傳之中視與示字多相雜亂此云視民不恌謂以先王之德音示下民當作單示字而作視字是其與古今字異義殊故鄭辨之 又正義 餘見攷異

難不愼也 正義 言人居之難可不謹愼

言不可不愼 顧氏補正下

喪夫人之力弃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 解 夫人謂子尾曠空也

力謂忠也弃德曠宗皆謂先世不亦害乎言害之甚也 邵氏

左觿 案周氏附論云謂背弃舊德

顧氏補正云使其宗廟曠而不祀

昭十一

然壅也 解 楚無德而享大利所以壅積其惡

壅如以土壅水積之多而後決之驟也 顧氏補正下

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解 久則必有敝盡盡則弃捐故言無拯拯猶救助也不可沒振振猶沒不可復振 正義 方言云出溺為拯 云云 案出溺為拯宣十二年解用之今方言第十三作出休為抍

出溺為拯凡溺者皆難為力而沒者為甚不可沒振申無拯之意而極言之 邵氏左觿 案廿六年傳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文義相通

大蒐于比蒲

魯地闕 杜氏土地名 又定十三年大蒐于比蒲十四年大蒐于

比蒲春秋地名攷畧二

盟于祲祥解地闕

祲祥祥二名未聞古屬何國杜氏土地名或曰在兗州府滋陽縣境春秋地名攷畧二　案祥經傳未見疑譌

遂奔僖子其僚從之

周禮仲春之月奔者不禁鄭氏謂重天時權許之可乎曾謂鄭氏而出此言乎內則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夫妻不可苟合妾獨可以苟合乎是敎天下以亂矣葢奔者非淫奔之謂也六禮不備則謂之奔禮不備則不親迎矣男不下女女自來就此之謂奔猶之男女年不相當而配者謂之野合也摽梅之詩曰求我庶士迨其謂之毛傳曰不待聘

禮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鄭箋曰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孔穎達曰謂之者以言謂女而取之不待備禮內則鄭氏注曰奔則爲妾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此可以釋奔之義矣且奔雖不禁仍令媒氏主之尚可謂之私奔乎又案古者女嫁最重及時不及時者禮之變也大約二十必嫁矣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鄭氏注曰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也然則仲春奔

者不禁有深意矣鄭氏於此不詳注者謂已散見於毛詩曲禮不煩稱也泉丘之女奔孟氏而生懿子及南宮敬叔若其爲淫奔寧賢如僖子而受之乎盛百二柚堂筆談一

盟于清丘之社

大夫以下其社之大者則二千五百家爲之周禮所謂州社是也見地官州長其小則二十五家亦爲之左傳所謂書社千社是也哀十五昭廿五鄭氏謂百家以上共立一社若今時里社此以漢制明古也周禮六鄉之內族祭酺黨祭禜見地官族師黨正雖百家以上亦不祭社特州然後祭之者黨族非不祭也姑以別社禜酺之等差耳禮曰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蓋單出里則家出一

人畢作則蒺卒盡起丘乘共粢盛則牢醴亦在所共皇氏曰大夫以下無藉田祭社則丘乘之民共之其說是也左傳有清丘之社[案大雅之社亦是]月令仲春命民社先儒以為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然禮言大夫以下則民社不始於秦[禮書九十二]案清丘之社丘地名失載泉丘既為魯邑去盟所當亦不遠高氏地名攷略列之魯地是也

僖子使助薳氏之簉[解]簉副倅也[正義]禮有副車倅車皆謂副貳之車也簉亦副倅之意

張平子西京賦云屬車之簉正義本之[周氏附論]

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解]字養也似雙生

江槃曰昭七年傳孟僖子曰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則先
敬叔而後懿子蓋孿子相似（本戰國韓策三）當日治命特隨舉爲
言爾觀彼傳又云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與此文
同則知以先生者爲兄故立懿子爲後劉歆西京雜記下
云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
爲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爲兄或曰居上者宜爲兄居
下者宜爲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爲弟時霍光聞之
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嚻曰良以卯日生嚻以巳日
生良則以嚻爲兄以良爲弟若以在上者爲兄嚻亦當爲
弟昔許釐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
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者爲長近代鄭

昌時文長蒨並一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一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者爲長霍氏亦以前生爲兄焉洪邁容齋二筆云今時人家雙生男女或以後生者爲長謂受胎在前或以先生者爲長謂先後當有序然固有經一日或亥子時生則弟乃先兄一日矣辰時爲弟巳時爲兄則弟乃先兄一時矣案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注云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乃知長幼之次自商周以來不同如此磐案僖十七年傳晉惠公夫人梁嬴生一男一女詳其文義蓋亦以前生爲兄善乎太平御覽引譙周法訓

一産二子者當以後生者爲兄言其先胎也答曰此野人之鑿語耳君子不測暗安知其胎之先後也

會于厥慭 解 地闕

厥慭未聞古屬何國 杜氏土地名 厥慭衛地公羊作屈銀或曰在河南衛輝府新鄉縣境 春秋地名攷略七

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 解 狐父晉大夫

狐父當是雜人昭三年傳云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未必有爲大夫者知狐父非狐突之後 周氏附論

視下言徐

應劭曰視下視不登帶言徐不聞於表著 漢書五行志中之上注

朝有著定 解 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 正義 劉炫謂下

文有著有表二文不同以著定爲朝有著不得謂之表著而規杜氏今知非者云云

汪繩祖曰外傳周語上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韋注中庭之左右曰位門屏之間曰著又魯語上云署位之表也韋注署者位之表識杜氏固因下傳邇文其實位著自有表識之常處故漢書五行志師古注云朝內列位有定處所謂表著者也

今單子爲王官伯

師古曰伯長也漢書五行志中之上注

言不過步

待子足以步目木周語下今單子視下於帶而言又舒緩故不

越步武之間 周氏附論

有三年之喪

鄭志趙商問云案許氏異義駁以爲妾子爲其母依喪服庶子爲後爲其母緦麻三月案禘祫注稱春秋昬昭公十一年夏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而禫是得爲妾母三年經無譏文得合下禘祫之數若不三年則禘祫事錯鄭荅皆云春秋經所譏所善皆於禮難明者也其事著明但如事書之當案禮以正之今以不譏爲是亦寧有追之文與 通典禮五十三

楚子城陳蔡不羹解 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 案土地名同國語楚語上韋注作定陵西北有不羹亭襄城西北有不羹城疑有譌

今在河南襄城縣東南者西不羹也屬許州在舞陽縣北者東不羹屬南陽府卽定陵之不羹亭也日講春秋解義五十

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

外傳晉語七祁奚曰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戰國趙策二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皆引古語尚靜齋經說

齊渠丘實殺無知解渠丘今齊國西安縣也

今西安故城在山東臨淄縣西三十里參攷方位里數葵丘渠丘正爲一地也春秋地名攷略三詳莊八年

末大必折解折其本正義以樹木喻也

韓非子揚權篇云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

害心買子大都篇云本細末大弛必至心即用此義周氏附論

案戰國秦策三引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即弛必至心之意

昭十二 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解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

縣上表 經言于陽傳言于唐知陽即唐也

今直隸唐縣東有故城是也案縣屬保定府講春秋解義五十 日陽有二

閔二年齊人遷陽國名昭十二年齊納北燕伯于陽燕別

邑春秋分記疆理書十一

司墓之室有當道者解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

家

周官墓大夫帥其屬而巡墓居其中之室以守之故云司

墓之室有當道者惠氏補注五

毀之則朝而堋解堋下棺正義周禮作窆云云

俞琰曰堋字從土從崩當是既下棺而掩之以土也案說文云窆下棺也堋喪葬下土也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鄭衆解周禮亦略同堋之與窆實則一事而義小異耳今從掩土之義傳氏解說下案俞說見所著席上腐談餘具詳攷異

日中而葬

傳云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則踰月而已此則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欲使同盟同軌赴弔有期量事制宜遂為常式禮既一定不得違之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而不葬譏之殆禮本公羊隱三年傳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月一也春秋又云丁巳

葬定公雨不克葬至於戊午襄事禮經善之禮記云卜葬先遠日蓋選月終之日所以避不懷也本曲禮及宣八年傳今檢葬書以己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案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有二十餘件此則葬不擇日二也禮記又曰周尚赤大事用平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時鄭玄注云大事者何謂喪葬也此則直取當代所尚不擇時之早晚春秋又云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鄭簡公於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若壞其室即平明而堋不壞其室即日中而堋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云若至日中而堋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既云博物君子太叔乃為諸侯之選國之大事無過喪葬必若義有吉凶斯等豈得

不用今乃不問時之得失唯論人事可否曾子問曰葬逢日食舍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並近半夜此卽反與禮違今檢禮傳葬不擇時三也通典禮六十五

宋華定來聘昭定華椒孫定見襄廿九年經

世本宋司徒華定爲幹獻氏通志氏族略四

寵光之不宣正義詩云爲龍爲光定當應此寵光宣揚之也

師九二象承天寵也當作龍从王肅古文寵毛詩蓼蕭云爲龍爲光左傳作寵商頌何天之龍箋云龍當作寵惠棟周易古義下　案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引詩作何天之寵

將何以在

在終也左傳將何以在言何以終其位翟氏爾雅補郭上

禮也解善皆不奪孝子之情

子產能守喪制晉人不奪皆爲得禮顧氏補正下

投壺正義凡宴不射即爲投壺云云郎本譌是依山井氏考文改

大小戴記皆有投壺篇而文小異大戴記注云壺高尺二寸受斗五升小戴記注又曰腹容斗五升案今本皆爲經文蓋古經傳分別故爲注文三分益一爲二斗得圜囷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脩五寸約之圍周二尺七寸有奇是腹徑九寸彊而口徑二寸半也嘗以周尺比今之尺則尺二寸僅七寸許而腹圍二尺七寸有奇則與近世鑄者所差無幾腹徑之度不相遠而脰脩腹脩之度不同每以周尺較古人壺

與樽之度知古者席地而坐其用器物皆不必甚高其受斗五升又未知古人之量何如也陳太常禮書百十四謂壺當如罍尊壺尊又謂如著尊著地無足者今尺二寸之度表裏如一其中可受斗五升愚案陳氏但知壺之可無足不知壺之可無耳也徑云壺制惟腹口頸三體小戴言頸即大戴所謂脰大小戴所記皆未嘗言耳古者賓席主席同時並投當其賓主般還曰辟皆拜而受矢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間注云度壺度其所設之處壺去坐二矢半則堂上賓席主席邪行各七尺賓黨於右主黨於左有勝則司射具奇算告曰某賢於某黨鈞則曰左右鈞賓主耦射二席並設若如今壺據夾以兩耳則自賓席主席望之皆

不得其正以此知投壺不當有耳惟其無耳而但取中於口是以主賓之席皆可正面投之如齊晉之射足以爲樂若特謂耳小於口而賞其用心愈精遂使耳筭倍多人爭偶爾之僥倖舍中正而貴旁巧又焉足貴哉此雖前賢所定以投耳經無明文不敢曰然案宋聶崇義三禮圖壺無耳壺口徑周尺二寸半不尤小於今之壺耳哉擬合止存有初有終連中全壺驍箭倚竿散箭餘皆不算如驍箭本非古以不遠復善補過存之倒中則壺中之算盡廢案顏氏家訓雜藝篇云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爲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劒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璝弘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嘗爲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技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小戴附鼓節大戴附歌

詩大戴又曰鹿鳴商齊皆可歌則不但奏貍首而已投壺古逸禮篇名故二戴皆記之熊氏經說六　案禮記正義云此篇投壺是大夫士之禮其諸侯相燕亦有投壺故左傳云晉侯與齊侯燕投壺然則天子亦有之但古禮亡無以知也投壺經言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鄭注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為二斗積三百二十四寸算法方一寸高十六寸二分為一升方一寸高一百六十二寸為一斗故二斗得積三百二十四寸以腹脩五寸約之所得五寸約之者於五寸之中截其一寸取三百二十四寸之積五分之其一分得積六十四寸八分求其圓周得二尺七寸有奇是為腹徑九寸有餘也以圓求方須三分加一六十四寸八分分為三分每一分有二十一寸六分加一分於六十四寸八分之中共八十六寸四分是一寸方積之數以方積開之九九八十一則一面有九寸強四面九有三十六寸強又以方求圓四分去一是為圓周二尺七寸有奇圓三則徑一故腹徑九寸有餘也　案鄭氏此說皆整數二斗之積

也然以二斗之積四分去一則與經文斗五升合矣故朱子欲去二斗虛加之數是也案朱子文集壺說云壺爲圜形斗五升爲奇數皆繁曲而難計故算家必先借方形虛加整數以定其法然後四分去一以得圓形之實此鄭氏所以舍斗五升之經文而直以二斗爲說也然其言知借而不知還知加而不知減乃於下文遂并方體之所虛加以爲實數又皆必取全寸不計分釐定爲圓壺腹徑九寸而圍二尺七寸則爲失之其實斗五升之積爲二百四十二寸以腹脩五寸約之五取一爲得四十八寸六分卽圜積也圜積求徑三歸四因開方之是爲腹徑八寸四釐有奇圜積求周十二因開方之是爲圜周二尺四寸一分四釐有奇若鄭氏三分益一以爲二斗方積六十四寸八分既有虛加之數則當用圓田法卽以六十四寸八分者開方之徑得八寸四釐奇三因於徑得周得二尺四寸一四

亦如前法朱子以積求徑之法謂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自爲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毫之數徑爲八寸五釐此則朱子不明筭法而不自知其誤也夫正方六十四寸則一面得八寸試割二分加之每寸得二釐五毫四面皆然則八分者無餘矣而四角各缺方二釐五毫將何以補之哉故開方之術中間正方謂之方法正方之外割裂而加之者謂之廉法補之於角者謂之隅法有廉則必有隅朱子所言有廉而無隅零星補湊愈密而愈疏矣是故六十四寸八分開方八寸四釐有奇而不可以爲八寸五釐也今爲圖如左

有酒如澠 解 澠水出齊國臨淄縣北入時水

澠水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西源出故城西南之申池

北流至博興縣界入于時水 大事表 八上

壺何爲焉其以中儁也解言投壺中不足爲儁異

壺何爲焉微讀不句壺何爲焉而以其中爲異哉言無與於師諸侯之事也邵氏左觿

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解解經所以書名

經文作成熊既云書名何乃改爲成虎攷穀梁傳作成虎與此傳同公羊作成然熊與然相狀故譌爲然字正義云名熊字虎傳言其字經書其名程公說世譜五云虎成熊誤以虎爲名熊爲字矣尚靜齋經說

假道於鮮虞解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

新市有鮮虞亭故國子姓續漢書郡國志二白狄有二有在晉之東者昭十二年注所謂鮮虞白狄別種是也有在晉之西

者成十三年所謂白狄及君同州是也陸隴其三魚堂賸言四今直隸新樂縣西南有新市故城案縣屬正定府其地有鮮虞亭日講春秋解義五十案穀梁傳疏以鮮虞姬姓爲世本文故杜昭注鄭語亦云姬姓在翟者世族譜及史記趙系家索隱同愚按戰國策中山以陰姬爲后則當是子姓乃路史國名紀五謂鮮虞本子姓國以處姬姓子裔翟種直騎牆之見也

餘詳定四年中山下

滅肥以肥子緜皐歸解肥白狄也緜皐其君名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

肥累城在今直隸正定府稾城縣西南七里大事表三十九

殺夯郊解郊周地

郊與鄩邑相近鄩在河南府鞏縣西南五十八里春秋輿圖 案廿二年賓孟適郊又云師郊要餞之中又云敗績于郊廿三年二師圍郊又云郊鄩潰

庚皮之子過

是時掌庚大夫以官命氏至春秋時周有大夫庚皮皮子過邑于緱氏案緱氏今河南府之偃師縣 通志氏族略四

老陽子解周大夫

復姓春秋釋例周有老陽子修黃老術廣韻陽字注 老陽子釋例世族 案譜列之雜人內無修黃老術語愚疑廣韻上引神仙傳太陽子云云此修黃老術四字必在其下傳寫錯誤爾

三命踰父兄非禮也解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

案周禮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襄二十四年穆叔如周賀城王賜之大路穆叔以上卿無路故受之而不

敢用耳叔仲子謂叔孫婼三命踰父兄爲非禮蓋誣之之辭其實穆叔已受三命讀左日鈔八

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

鄭鍔曰義兆者占行義之事南蒯筮得黃裳元吉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王與之周禮訂義四十二禮記少儀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子孝臣忠義也違害就利志也卜筮者先王所以教人去利懷仁義也石駘仲卒石祁子不沐浴佩玉而兆衞人以龜爲有知也南蒯將叛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南蒯果敗是以嚴君平之卜筮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而高允亦有筮者當依附

爻象勸以忠孝之論其知卜筮之旨矣日知錄一

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

坤爲事爲業故發於事業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故曰美之至也乾爲美坤承乾故爲美惠氏周易述文言傳集注二中也故曰中美能黃元乾元二居五故曰上美爲元五降二故曰下美則裳又疏

參成可筮解參美盡備吉可如筮

參謂黃裳元也邵氏左觿

我有圃生之杞乎解言南蒯在費欲爲亂如杞生於園圃非宜也杞世所謂枸杞也

條枸杞多生荒域阪岸之上故春秋左傳曰我有圃生之

杞乎言非其宜也（說文杞字繫傳）

次于潁尾（解）潁水之尾在下蔡西

潁水之尾淮南下蔡縣西（杜氏土地名）次于潁尾蓋潁水之會淮也（水經潁水注）今在江南（安徽）鳳陽府壽州西北四十里潁水入淮處也亦曰潁口魏曹丕循蔡泗浮淮如壽春蓋自潁口入淮歷代為扼要之地（大事表九）

潘子

叔黨子潘子（春秋分記世譜五）

司馬督

昭廿二年晉有司馬督疑即此人昭十三年豫章之敗督為吳人所獲蓋自吳奔晉為大夫亦稱司馬烏（見廿八年）程氏

世譜二云督名烏列於女叔氏之下以爲女叔氏亦曰司馬氏蓋女叔齊之分族也尚靜齋經說

楚子次于乾谿

章華與乾谿元非一處楚靈王十二年王狩于州來使蕩侯等帥師圍徐以懼吳王次于乾谿此則城父之乾谿靈王八年許遷于夷者乃此地十三年公子比爲亂使觀從從師于乾谿王衆潰靈王亡不知所在平王即位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葬之以靖國人而赴以乾谿靈王實縊于芋尹申亥氏他年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而非死于乾谿也而春秋書云弒其君于乾谿則後世謂靈王實死於是理不足怪也夢溪筆談四

詳具六年七年乾谿章

華下

王孫牟解衛康叔子康伯

王孫牟康伯髦杜氏世族譜 康叔之康書疏引馬王云圻內國名其是白虎通姓名篇康采也路史國名紀五曰康城在潁川受封于衛仍兼康號其時謚法初行諸侯尚未徧及列國之君有至四世五世而後有謚者康叔康伯皆以食采以爲號康叔周書克殷篇亦稱衛叔 鄭康成以康爲謚非索隱云世本康伯名髡卽王孫牟攷杜譜是王孫髦牟髦聲相近髡字譌古史考無康伯而云子牟伯立蓋誤認康爲謚其意兩代不應同一易名之典遂因其名曰牟伯而不知康非謚也康叔康伯猶微子微仲蔡叔蔡仲然史記志疑八 餘詳

定四年

求鼎以爲分

服虔曰有功德受分器史記楚世家集解

賦皆千乘

禮地方十里爲成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三國各千乘其地三千成也國語楚語上注案傳云四國則四千成矣

是四國者解四國陳蔡二不羹正義劉炫以爲楚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羹云云

予嘗謂作國語之人不如左氏或者怪其說予曰左氏昭十一年傳楚子城陳蔡不羹杜云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

定陵西北有不羹亭十二年傳今我大城陳蔡不羹對曰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杜云四國陳蔡二不羹子攷之漢地理志潁川郡有東不羹在定陵有西不羹在襄城恰列爲二（郡國志同）杜氏之言蓋是也作國語者不通地理認不羹爲一謂之城三國規杜過者亦不通地理謂四乃三之譌近時顧仲恭又引賈誼新書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有葉方成四國謂葉爲左氏所遺楚城葉見昭九年不知昭九年止有遷方城外人于許無城葉字何得據以爲辭（案顧氏補正引李雲當說亦據賈子大都篇疑傳文脫葉字）以知左氏之作杜氏之注皆精于地理如此或曰國語與左氏竟出二人手乎予曰先儒以其敘事互異疑非一人手亦偶因不羹事頗有取其說云（尚書）

古文疏證六上

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解皆古書名正義孔安國尚書序云云三墳墳分也論三才分天地人之始其體有三也五典典鎭也案鎭塡通用史漢皆然故解爲典義制教法所以鎭定上下差等有五也八索索素也案索素古通用詳攷異著素王之法若孔子者聖而不王制此法者有八也九丘丘區也案曲禮鄭注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區別九州之土氣教化所宜施者也此皆三王已前上古羲皇時書也今皆亡唯堯典存也劉熙釋名六書序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而賈逵以爲八王之法張平子以爲周禮八議之刑索空也空設之唯馬融以爲八卦杜

預但云古書名蓋孔安國書序猶未行也愚案國語史伯曰平八索以成人鄭語韋昭注謂八體以應八卦也謂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離爲目兌爲口坎爲耳艮爲手此足以證孔馬之說困學紀聞淮南子曰九州外有八澤方千里八澤之外有八紘亦方千里蓋八索也文選左太沖吳都賦劉注

案諸說紛如未定所從愼氏闕義以爲古書不傳似不必強爲之解是已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解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

世所稱穆王事多夸誕過實列子之寓言見周穆王篇穆傳之

附會案晉書束皙傳云周王游行五卷說周穆王游行天下之事今謂之穆天子傳固不足信史稱造父御王巡狩見西王母徐偃王反日馳千里馬攻破之見趙世家豈王之貳車遂足以制勝抑六師之衆咸有此捷足哉史不錄於周本紀亦不過雜采異說以傳疑左氏述楚子革之言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欲者未然之謀也將者未然之事也抑或穆王西征犬戎祭公諫而不聽更欲遠遊開祈招之詩而遂止故前編以冏命爲穆王中年改悔之書當在祭公進詩後也馬驌繹史二十六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爲王卿士謀父字也祭詳僖廿四國語周語上注逸周書有祭公解穆王稱爲祖祭公孔晁云於穆王在祖列謀父

祭公名謀父注爲字疑譌攷竹書紀年穆王十一年王命卿士祭公謀父其逸周書載祭公對王稱謀父則爲名無疑紀年又云穆王二十一年祭文公薨文其謚也祭公篇是將死時告王之辭言又不獨祈招詩矣尚靜齋經說案禮記緇衣引葉公之顧命云云即見逸周書祭公篇蔡葉字相似而譌

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解獲沒不見篡弒

穆王元年冬十月築祗宮于南鄭原注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穆王以下都於西鄭十八年春正月王居祗宮諸侯來朝五十五年王陟于祗宮竹書紀年案今陝西漢中府南鄭縣爲鄭初封之地

祈招之愔愔解愔愔安和貌

牛僧孺守在四夷論曰夏含淑德而孌妹喜是色攻而亡

也商令德音而耽愔愔是聲攻而亡也案左傳子革誦祈招之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杜預曰愔愔安和貌又韻旨愔字訓靖兒廣韻施之德音則誠然也故嵇康琴賦其辭曰愔愔琴德不可測兮李周翰注云愔愔靜深也李善又引劉向雅琴賦云游予心以廣觀兮聽德樂之愔愔案今注本無兮字聽作且疑誤又引韓詩曰愔愔和悅貌聲類曰和靜貌又案詩湛露釋文厭厭韓詩作愔愔然則愔愔者所以形容德音之美也子政叔夜皆以此美琴德而僧孺乃謂商耽愔愔而亡則是以愔愔同之靡靡也亦大誤矣敬齋古今黈七

式如玉式如金解金玉取其堅重猶言如金如錫如圭如璧謂令德也顧氏補正下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解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
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
蘇子瞻曰以民力從王事當如飲食適於飢飽之度而已
若必至於醉飽則民不堪命易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節
飲食又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同一道也顧氏補正下

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

或謂克己復禮古人所傳非出於仲尼致堂曰夫子以克
己復禮爲仁非指克己復禮即仁也胥臣曰出門如賓承
事如祭仁之則也僖卅三蓋左氏粗聞闕里緒言每每引用
而輒有更易穆姜於隨舉文言亦此類困學紀聞六文言說詳襄九年

補釋廿四